

羅市培著

北京俗曲百種摘韻

劉序可題

责任编辑：窦永丽

83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

罗常培 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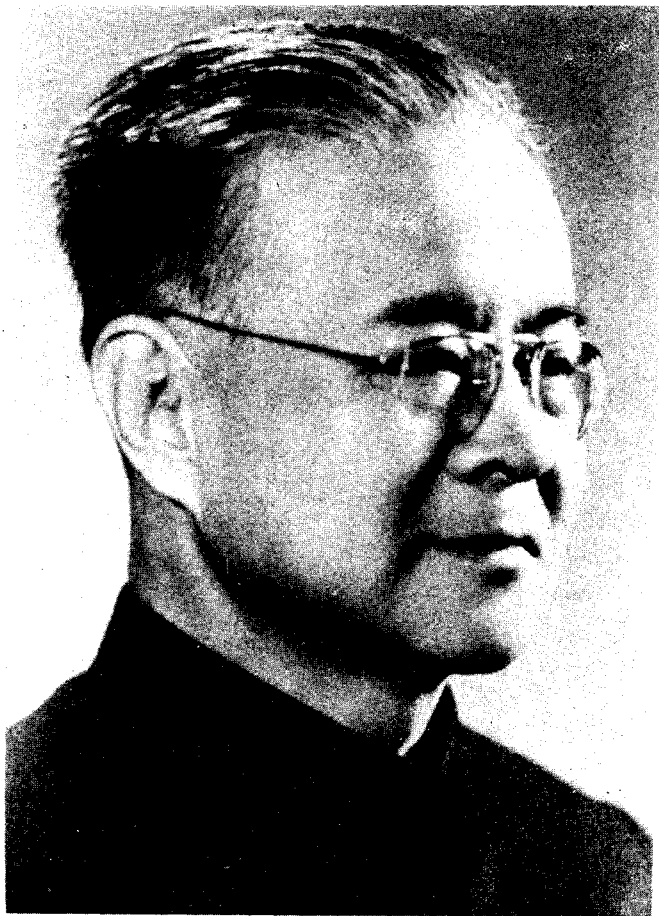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 3.125印张 4插页 53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书号：8330·2 定价：0.95元



罗常培先生像
(1945年)



著者和老舍先生合影

(1947年左右于美国)

出版说明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根据搜集的一百种曲艺唱本，用科学方法整理出来的一部专为通俗文学作家使用的北京口语韵典，也是对十三辙沿革有着精辟见解的科学研究著作。它对于戏剧、曲艺、音韵研究者、民间文艺创作者有着很高的实用价值。

本书一九四二年曾在重庆出版，一九五〇年经罗常培先生重新校订，由郭沫若题签，老舍作序，交北京来薰阁书店出版。此次我们又根据一九五〇年本重排出版。为便于阅读，我们将原书的旧式标点改为新式标点，将注音符号改为汉语拼音，个别语音无法用汉语拼音标示的则用国际音标。此外还增加了吴晓铃先生的一篇文章作为后记；封面设计悉如原书。

本书原版本及所附材料均系吴晓铃先生提供，我们在此谨向吴先生致谢。

序 一

这部小书可以算作罗莘田先生的“通俗”著作，因为：

一、从材料上说，这里的材料都是从北方民间“俗曲”百种中摘提出来的；二、从旨趣上说，罗先生以前的许多著作，都是音韵学上的专门研究，而此书虽然还是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可是它可以直接应用到通俗文艺的写作上去。所以，我说，它可以算作“通俗”著作。

抗战以来，文艺写家和有志于文艺习作的，鉴于文艺之须入伍下乡，颇注意于固有的民间文艺作品，而加以研究。同时，在作品上，有的以旧瓶新酒的方法，改造旧有的民间戏剧诗歌，有的取精去粕的另制新瓶新酒，供给军民以可以接受的读物。方法虽殊，而求作品之通俗，期使新文艺深入民间，则一也。

文艺通俗化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不能详细的提列各点，在这里一一加以讨论。让我们单说罗先生这部小书与通俗文艺习作的关系吧。

一、民间的活文艺，不用诗人或诗匠所遵守的死韵脚，是件行之已久的事实。以辙代韵，由来已久，且日见普遍，广被民间；十三辙的形成是其明证。但十三辙是什么呢？请看此书——这里有活的例证，与其变化发展的史迹。例证足供写作之参考，因为今日的文艺语言，大半以国语为标准，以一个不深知国语的人，去写或欣赏以国语为工具的文艺作品，也许不易

找到或认识合适正确的韵脚，看了此书，自有把握。至于十三辙发展的轨迹，更使我们相信活语言自有活韵脚，不管守旧的诗人如何要遵古用韵，可是民间自有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有无可阻止者。就是今日新诗与“改良旧诗”的押韵也必须舍旧取新，以辙代韵。罗先生对辙与韵变迁的考证，足以使我们理足气壮的去革新。

二、十三辙是有了固定的组织，但是由罗先生所提出的例子来看，辙口的运用在民间文艺中还是千变万化的。这些变化大概有几种不同的原因，象是：（1）在上句无韵，下句有韵，一气到底的形式中，一般的说，理应用平韵就都押平韵，用仄韵，就都押仄韵。可是，也许是因为民间文艺作家的技巧不够，而平仄夹掺，出了规矩。（2）平仄乱押，有的也许是因为音乐的关系，应用平声者而用了仄声，使在歌唱或朗读的时候更为悦耳。（3）民间文艺中的辙口用字，随地方的读者而增加了字汇，一地方所用的辙，不完全适用于另一地方。因此，十三辙虽然在北方有了固定的组织，可是仍不能强迫任何人“谨遵钦此”！

由上列的三个原因，我们看出来，辙数虽已固定，而运用尚有自由，稍微出了规矩，不能算作大毛病。因地方语的差别，因韵文的音乐性的需要，我们还可以审情度势的随便一些，以求其“活”。这本书在一方面使我们看见了十三辙，足为参考；在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其中的变化，教我们既辙有所依，而还能各善其用——活文艺绝不是语言音韵的奴隶，而是它们的主人。

老舍 三十，九，一。
昆明龙泉镇宝台山。

序 二

新诗人们作诗多不用韵，这也很好，给语言表现艺术去了一套枷锁；可也不能说是尽好，因为这多少减损了语言表现的美质。就用韵的诗看起来，用的是什么韵呢？恐怕不少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佩文韵府》里查出来的韵，自然用不通。各人“杜撰”的韵书也有毛病——自己以为是押韵的，叫别人读起来往往就会不能相押。

比较可以合于现代人实用的韵类，仍旧不能不推老百姓们历代相传创下来的那种十三辙。今天北方民众戏曲小调和多数新诗人们自然应用的，也正是这个。可是，用虽然用了许久，到底什么叫做辙，为什么会有辙，有几道辙，每辙包括那些字，怎样才可以合辙，关于这些问题，似乎还不大为人们弄得清楚。

语言学家在这点上帮了诗人的忙。关于“辙儿”的研究，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先生等都曾致力。而罗先生最近这本小册子，尤其是把这些研究作了一个总结。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是就常维钧（惠）替刘半农（复）搜集的一百种曲本，用“丝贯绳牵”的归纳法，整理出来的一种实用的韵书。全书分五章，前有老舍先生的序文。主要讨论的，是十三辙的沿革，北京俗曲百种的押韵法，最后为十三辙字汇。就内容说，称得起是一本通俗的科学研究著作；而所附的字汇，又可以实际帮助诗人们用来合辙押韵。所以我管它叫做韵书。可惜排校太不高明，错字（特别是注音符号）太多，

希望再版时能有一次订正。

从方法来说，“丝贯绳牵”的归纳法，对于研究书本子上的韵类是可靠的。可是单用这种方法，那结果将不会比清朝音韵学家们好多少。在韵目对照表里，罗先生是把他得出的每一辙注上注音符号了。我们也承认这大体上是对的。然而从罗先生全书看来，我们却找不到各辙音值必然如此的证明。要是想认真研究辙儿的话，我觉得，与其用一百种唱本儿，倒不如找一百张京戏或者京音大鼓、骨板书之类的唱片子来研究，所得的结果当会更可靠些。唱本归纳的结果，只能得出一些死的字汇。活语研究的结果，却定可告诉我们每一辙包含那些元音和复合元音。譬如罗先生说：“至于十三辙本身的毛病，例如，一七辙把舌叶（原误排为‘咬肃’。）（著者案：‘咬肃’为‘咬齿’之误。并非‘舌叶’。）的‘资雌私’‘之吃尸’和撮口的‘居驱吁’都同‘基欺希’之类的齐齿字混成一韵，那自然没有国音合乎实际的语言。”这话，就包括两个问题：（一）这一辙各字原来的韵母是否有“舌叶”（？），齐齿，撮口等分别呢？（二）今天口语文学如果仍把各类的字归为一辙，那这种宽大的音韵地合辙法，是否较国音的语音地押韵法更不自然一些呢？这在罗先生的研究中，都无法解答。据我听到的念唱的北京民间文艺，一七辙仍包括支思、齐微、居鱼等韵类的字。听起来很顺，在语音学上自有它的解释，而且也更合实用。

再就历史说，罗先生的一番考证，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这起码可以使我们明白一个趋势——中国的韵或辙是在由多变少，由严变宽。而这种变化是大众文艺不断投给革命影响的结果，试看从《中原音韵》的十九韵，分做两支：北支受民众影响，减为十六，十五，十四，十二韵而成为十三辙；南支被文

人一订正，成为《洪武正韵》的二十二韵，就一直保守下来了。可是罗先生虽然已经写出历史了，却不肯大胆承认这种趋向，反倒认为“这一系既然撤销了支思的独立，又不敢毅然分出居鱼，我想一小部分是所谓‘上口字’的关系，大多数还是受韵的数目的限制，有意凑成十二或十三那个数儿，这未免有点可惜了。”其实，老百姓用韵本来如罗先生所说，是“纯任自然，信口流露出来的”，那里管什么数目，罗先生归纳的结果也得十三，可见并非前人乱凑。自然，用什么十二元来附会，也是有的，但那是一种解释，并非凑的结果。由严到宽是个好趋向，支思、居鱼不分又有什么可惜呢？要是一定要认真来编韵书的话，窃以为仍是尊重大众口语十三辙这个分法，再加上几化韵为好。

关于几化韵的解释太少，并不列入字汇，也可算作一个缺点。另外，平仄通押的指明虽然很要紧，入声变读他声却没多少实用意义。因为几百年来，北方人早就不知道有入声了，还有什么变读可说？总之，这都是“方块字本位”的音韵研究法必然的毛病，如果能就活的词儿作研究，一切麻烦都会没有了。

这本书虽说还有缺陷，但对于诗人们，却仍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好书，第一，这是切实根据民间文艺的唱本作的一种调查研究，可以使诗人们明白大众们用的韵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二，字汇所收的字虽然不多，但是却可供用韵时的参考。如能举一反三，其用也可无穷。所以笔者就乐于代为介绍了。

林曦 一九四三，四，廿二。
重庆，新华日报。

自序

一九三七年冬天，我从北京逃到衡岳，不久又转徙昆明、蒙自；这部书的原稿和所根据的百种俗曲底本一直都跟着我搬家。那时生活不安定，别的事情又在打岔，简直没工夫把它整理出来。一九四一年秋天，老舍兄到昆明讲学，并且陪着我在龙泉镇的宝台山上养病。那时他正热心改写旧曲艺，看见这部书的稿子就怂恿我出版，并且给它作了一篇序。受了他的鼓励，我才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加紧修订。起初还想在每辙后附上曲词全文，后来受篇幅限制，只能编成现在的样子。百种俗曲底本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在昆明时候因为怕轰炸掉，已然还给史语所保存。现在要想补充那一部分附录，若不是等待台湾解放后再说，就得请求收藏俗曲最丰富的傅惜华先生帮忙了！

这部书的初版，是经杨今甫（振声）兄介绍给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的。当时一共印了多少本，销行的情形怎样，我一概不知道。等到去重庆开语文学会，在黎劭西先生处看见这本书，才给该社写信要了二十本，分送朋友后，自己只保存了一本！后来再想多买几本也买不到。说不定，经过郑林曦先生在重庆《新华日报》（一九四三年四月廿二日副刊）上发表了《给诗人们介绍一本韵书》那篇书评后，原来的出版机构还许有意地把它销毁了呢！

林曦先生对于这本书的批评是很公平的。几年来我们始终

没能通信或当面商讨，现在借着再版的机会，我可以约略说一说我的意见。

林曦先生说：“在韵母对照表里，罗先生是把他得出的每一辙注上了注音符号了。我们也承认这大体上是对的。然而从罗先生全书看来，我们却找不到各辙音值必然如此的证明”。初版的韵目对照表里，注音符号一栏错得一塌糊涂！最须改正的是eng错成q，en错成b，an错成d！再版付印前，我要亲自校过，或者不至再犯这类严重的错误了。至于原来附列这一栏，只想拿注音符号的韵类跟《中原音韵》以下各书的韵类对照一下，并没打算标注各类的“音值”；一说到“音值”，注音符号就不够精确了。在各辙的字汇里，从汉字本身固然不能证明每辙的读音，可是假如用北京话乃至官话区的其它方言念一下，只要懂得注音符号或别种拼音，我敢保一定找得到各辙的“音类”来。要让我自己检讨，我觉得那一栏的毛病倒不在“从全书找不到各辙音值必然如此的证明”，却在每辙里包括“开、齐、合、撮”四呼两类以上的，注音符号栏所注的韵类并不完全！例如发花辙包括a、ia、ua三类字，而注音符号只注出a；梭波辙包括o、e、uo三类字，而注音符号只注出o、e；乜斜辙包括ie、ue两类字，而注音符号只注出ê；怀来辙包括ai、uai两类字，而注音符号只注出ai；灰堆辙包括ei、uei两类字，而注音符号只注出ei；遥条辙包括ao、iao两类字，而注音符号只注出ao；油求辙包括ou、iou两类字，而注音符号只注出ou；言前辙包括an、ian、uan、üan四类字，而注音符号只注出an；人辰辙包括en、in、uen、ün四类字，而注音符号只注出en；江阳辙包括ang、iang、uang三类字，而注音符号只注出ang；中东辙包括eng、ing、ueng、iong四类字，而注音符号只注出eng、

ueng。不过，这本书既然叫做“摘韵”，原来是为诗人押韵用的，因此所注的音只代表“韵”而不代表“韵母”。韵是不管介音i、u、ü的；韵母是从介音i、u、ü算起的。所以从韵的观点看原表的注音“大体上是对的”，而且从现代北京口语可以得到证明。为弥补这种缺点，我想把每辙前的韵字表，再版时按照北京口语的实际读音另行编排。

林曦先生接着说：“要是想认真研究辙儿的话，我觉得与其用一百种唱本儿，倒不如找一百张京戏或京音大鼓、骨板书之类的唱片来研究，所得的结果当会更可靠些。唱本归纳的结果只能得出一些死的字汇。活语研究的结果，却定可告诉我们每一辙包含那些元音和复合元音。”我对于林曦先生提倡用唱片研究活语音的建议，不单完全同意，而且已经开始用比较更进步的仪器自己记录活语言材料。这样一来，我们对于民间文艺的音乐、腔调、板拍、轻重、节奏等都可以得更精确的记录，供给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专为找出“每一辙包含那些元音和复合元音”，我倒以为不必这样小题大作，由唱本归纳的结果，参照口语的读音，也可以解决这项问题的。

至于“咬肃”乃是“咬齿”的讹误，并不能改作“舌叶”。明代等韵学家管“资雌私”和“之吃尸”等类字叫做“咬齿呼”，这类字的韵母就是注音符号的ㄅ[ʔ][ɿ]，或瑞典方言字母的ʔ、ɿ，照我所归纳的材料，一七辙所收的字的确有咬齿（知之枝吃，湿司尸……）齐齿（西凄凄鸡依衣希嘻欺低饥机基批牺稀……）和撮口（居嘘须胥驹……）的分别，也就是林曦先生所承认的“一七辙仍包括支思、齐微、居鱼等韵类的字。”如果为押韵宽松，这种合并法当然可以的；至于说听起来很顺，很自然，那却不见得！否则从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

声音唱和图》起就不会把“资雌私”等另眼看待。我听见京韵大鼓里“时”、“期”、“去”等一七辙的押韵，往往觉得不顺耳；同时对于一位有名的评戏艺人把“时”、“吃”、“知”等字都念成i韵，也觉得不很自然！所以我们要创作新曲艺，除非不得已，能避免混用，最好避免。咱们固然要迁就民间的习惯，也得照顾到语音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使语言和文艺调谐的向前发展。

各辙所收的字汇都是根据百种曲本归纳来的。在我所归纳的材料里，除去《尼姑下山》第五落“地儿棍儿字儿意儿穗儿贝儿”和《切跳槽》后附《跳槽回头》的末一落“衣儿人儿心儿”两段外，绝对找不到小辙儿的痕迹。因为限于材料，所以“关于儿化韵的解释太少，并不列于字汇”。照全书体例，这是没法儿弥补的缺点！只好等待将来根据实际材料再续编“小辙编”一类的东西。至于入声变读一层，我是沿袭《中原音韵》的办法，这诚然不免“方块字本位”的错误！我愿意接受林曦先生的批评！其它各点我跟他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我却始终认为他是我的一位知己！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后，就拿文艺普及工作当作首要的任务，新曲艺的创研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重点。这本小册子也许能在这项工作中发挥它的一个螺丝钉的功用。来薰阁有意把它再版，为是给有志创作新曲艺的同志们作参考，我想这不是全没意义的；在人民的新中国，大家都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性，这本小册子也许不至于象从前那样被漠视了！让我谢谢陈济川和吴晓铃两位先生！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我自己不会有勇气把它重印的。

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罗常培序于北京，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3)
自序·····	(6)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 (上) ·····	(1)
引言·····	(1)
十三辙的沿革·····	(1)
北京俗曲百种提要·····	(10)
北京俗曲百种的押韵法·····	(19)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 (下) ·····	(33)
十三字辙汇·····	(33)
发花辙第一·····	(33)
梭波辙第二·····	(37)
乜斜辙第三·····	(39)
一七辙第四·····	(40)
姑苏辙第五·····	(43)
怀来辙第六·····	(44)
灰堆辙第七·····	(46)
遥条辙第八·····	(47)
油求辙第九·····	(50)
言前辙第十·····	(52)
人辰辙第十一·····	(60)

江阳辙第十二.....	(64)
中东辙第十三.....	(69)
后记.....	(79)
附录 原出版者的话.....	(82)